



陈树群◎编著

浅绛画盘品鉴

QIANJIANG HUAPAN PINJIAN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浅绛画
品鉴



陈树群◎著

QIANJIANG HUAPAN PIN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浅绛画盘品鉴 / 陈树群编著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352-5680-5

I. ①浅…

II. ①陈…

III. ①瓷器 - 中国画 - 鉴赏 - 中国

IV. ①J527 ②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9628 号

责任编辑 曾 素

封面设计 戴 旻

出版发行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湖北出版
文化城 B 座 13-14 层

网 址 <http://www.hbpp.com.cn>

邮 编 430070

印 刷 武汉三川印务有限公司

邮 编 430034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0 印张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找承印厂更换

书中个别引图难以联系版权所有人, 请版权所有人联系编者,
以便奉上稿酬



陈树群，1968 年出生，现供职于河北省乐亭县地方税务局。从 2005 年开始潜心致力于浅绛彩瓷研究。2008 年，与浙江宁波胡越竣先生合著《浅绛百家》一书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并有多篇关于浅绛彩瓷的论文在《收藏》、《收藏界》等权威刊物发表。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

——写给陈树群新作《浅绛画盘品鉴》

与树群兄遥望，神交，而终于见面，是在2012年的常熟。转瞬之间，常熟的相见又过去一年。时光匆匆，日子过得真快。

这一年里，树群兄的又一部著作——《浅绛画盘品鉴》，终于完成了前期的筹备工作，即将付之梨枣。我相信，这一定是一部关于浅绛彩瓷的精彩之作，也许更是一部经典之作，让人充满期待。

今年元旦，树群兄为此书的出版事宜亲赴武汉，同时为我带来了新春的惊喜与新年的厚礼：一只晚清御窑厂画师江栖梧所作寒梅报春四方帽筒。此帽筒造型端庄，筒上老梅新花，墨气淋漓，尤喜梅桩一侧掠出斜枝，绕筒一匝，另有一朵素花凌空独放，这样的构图出人意表，也让人生出意外之喜。深深感谢之余，亦心含歉意：树群兄知我好梅，割让自己的心头之爱。

树群兄是第一次来武汉。时间短促，不可能多逛，他说只想看看黄鹤楼。去黄鹤楼是次日的清晨。这是个晴朗的好天气，晨风清凉，带着薄薄的寒意，让人神清气爽。车停在楚善路一侧，步行穿过首义公园，便与著名的首义红楼相逢。没有时间进红楼细看了，树群在门前隔着雕花栅栏对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晚清历史建筑深深凝视了片刻，似乎想要将它印在心底。我为他与楼前的孙中山先生铜像拍了合影。我用镜头对准他和铜像时，忽然觉得他与这像、这楼以及这清凉宁静饱含着某种历史意味的冬日



的早晨，是那么和谐地融合为了一体。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环境中，树群的气质，多么像一个旧式的书生！我一直觉得树群身上有一种吸引我的地方，现在我明白那一定是他身上那股天然的书生气。

在现在这个时代，书生气无疑是极其珍稀因而也非常可贵的。

从黄鹤楼的侧门入园，抬头已经能够望见楼的身姿。这座楼其实是座新楼。整整30年前，我在蛇山南麓的首义路读文学讲习所，几乎天天去看这座楼。那时候它正在建造，浑身搭着脚手架，讲习所开学的时候它还只是小半座，半年之后毕业时它就是大半座了。搭满脚手架的大半座楼在夕阳下是非常美的，这样的风景亦见证了我终于夭折而曾经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一段恋情。此时与树群兄仰面望楼，怀想旧事，旧情自是早已放下，却仍有几许感叹萦绕于心。树群兄自然不会知道我的心思，一张快乐的笑脸沐着朝曦，心中一定生发着书生意气，笑声因面对这大好河山而有所感奋因而

也格外清朗。一路碧树清塘，绿藤幽草，是燕人树群在北方的冬日里难得见到的风景，对自然对生命中的美好敏感如他，当然也一路赞叹不绝。

因此，与树群兄登至楼顶，倚栏而望，心中依然苍茫。想树群兄亦当有同样的感觉。在早晨的薄岚中，大江如练，长桥如龙，人车如蚁，江山如幻，历史如昨……便是我等升斗小民，也免不了替古人伤悼而生出千古兴亡的浩叹来。更何况我们睹钟爱浅绛彩瓷，各自浸染于瓷上浅山绛水中的意境已久，较之寻常游人更多出一份热爱与审视，于是，自然的山水与瓷上的画境，此刻便已经交通融会在我们敏感的心中，我们四目相视，生出许多会心。

一路看风景，一路说浅绛。树群兄之于浅绛，真是如数家珍，不尽话题滚滚来。与树群兄这样一路海聊，方才觉得自己嘴上说是深爱浅绛，其实不过浅尝辄止，差得很远。原来浅绛它不只是一种收藏的品种与门类，它蕴含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它是一门艺术，一种学问，一种修身之道，养性之行，亦是一种养家糊口的技艺与生意，一种坑蒙拐骗的道具，一种用来“装”的工具……它还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爱不足恨不完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在我们心中载沉载浮。有时候浅绛它其实就是人心，它的社会学意义甚至大于收藏本身。当然浅绛它最终还是一个江湖，它有太多的江湖传说，波谲云诡，深不可测。

而树群兄，对这一切几乎都是了然于胸的。

树群兄眼力好，品味高，藏品富，尤其精于考证，但又不仅仅如此。他亦深谙浅绛这个似浅还深似简还繁的江湖。举凡江湖传闻，掌故，秘辛，似乎都没有能够逃过树群兄明澈的眼睛，此刻他对我娓娓道来，让我听得极其过瘾。尝谓收藏是一门关乎人心的学问，在我只是从道理上这么说说而已，在树群兄这里才算真正得到了至为深刻的诠释与体现。由此我想到收藏应该不止于将自己喜欢的旧物收进来，藏下去。收藏应该如树群兄这样有深深的投入感和沉浸感。树群兄收藏的是浅绛这个小小的江湖与社会，在这个江湖与社会中流动着的所有的信息与气味，都是浅绛的一部分，亦都值得去把玩，而且是相当有趣的，与对藏品的研究也息息相关。树群兄将它们收纳到精神世界里，融会到自己的学问中去，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我感觉，树群兄整个的精神世界，似乎都浸在浅绛中了，这样的境界，是我绝对不可能达到的。

这样的境界，大抵缘于一种深深的爱。缘于树群兄对浅绛的多情。

不但多情，而且深情，专情，纯情，痴情。借《牡丹亭》中的一句话，树群兄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最堪玩味的，是“不知所起”四个字。有多少至真至美至纯的人间情愫，莫名而

来，不知所起啊！

其实树群兄结缘浅绛的时间与我一样，并不算太长。但他因这深情而带有天生的使命感，在浅绛的研究与考证上下了绝大的功夫而且成就斐然。此前浅绛因年代较浅而不为主流所重视，一切的研究与考证，都出于民间收藏者的自发。树群兄自编撰《浅绛百家》始，一直对浅绛资料进行相关的搜集，梳爬，整理，极其耐心，极其专心，极其细心，治学态度十分严谨，近于苛刻。做这样的工作，其实也是为他人作嫁，传递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教会了无数新来者，哪个名家，哪个一流，哪个只是生意货，哪个应该深藏甚至珍藏，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是不传之秘，否则教会了别人，自己就无漏可捡了。树群兄却总是无私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大家，让同道们分享，这样的品格，使树群兄具有让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因此，在武汉乃至在全国浅绛彩瓷收藏界，与他相识不相识的朋友，都对他尊敬有加。

而浅绛也因树群兄及其同道们的不懈努力，在理论上初具形态，终于登堂入室，成为主流收藏无可回避的极其坚实的存在，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亦得到了深刻的阐发。

关于树群兄的这本书，有他精彩的文字与精美的图片，我就无须饶舌了。浅绛及作为载体让浅山绛水人物花鸟附丽其上的画盘，树群兄讲得很透彻，他精心度藏的这些盘子亦都相当清雅而具文气，虽多为小品，却具有大家气象，具是可圈可点之物，此次呈现给浅绛同道，不仅是一道视觉美餐，也可以看作一部权威的典藏指要。

颇值得一提的更是书后有树群兄新撰的“浅绛画师小词典”。此前关于浅绛名家的此类小资料很多，亦很杂乱，有些编者仅仅凭印象出发就敷衍成篇，既不全面，亦有错讹，不严谨亦不严肃，极易对浅绛爱好者形成误导。树群兄根据自己的收藏经验与心得，理论结合实际，经过大量的资料阅读与实物考证，编成此典，其中尤可珍贵的，是树群兄以自己的高品味而对各名家大师所作的评价与排序，对收藏实战具有相当大的指导意义。树群兄苦心可鉴，我亦为我，为大家，而心存感激。

期待与树群兄再次见面，更期待树群兄再续新作。

吕晓涓



浅绛画盘品鉴

自序

在晚清浅绛彩瓷器中，有一种形状各异的盘子。关于她的名称，专家和学者们各有不同。《浅绛彩画》的作者陈建欣先生称之为“什锦盘”，《谦益堂藏瓷》的作者熊中荣先生则根据景德镇的旧称称之为“博古器”，但更多的大众收藏者称之为供盘，而安徽黄山的晨欣先生据徽州民间的称呼称之为画盘。

在清同治以前，此类盘子以祭祀使用为主，当时民间多称之为供盘。在同治晚期，随着浅绛彩瓷的兴起，这类盘子的用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由单一的实用功能转变为陈设和实用功能并重。关于盘子的演变和用途，熊中荣先生作了精辟的论述：“此类器具为景德镇制瓷业所生产的最古老品种之一，是由商周时期祭祀时用以盛放食品之器具形状逐步演变而来的。其形制多由长方体加以变形，诸如椭圆、六角、八角、菱形、荷叶形等多种多样。这种器具古朴醇厚，造型别致，在清代晚期非常流行，为寺庙、祠堂、会馆祭祀时必需用品。博古器因制作全凭手工，较之手工拉坯成型的圆器更见功夫。成型后看似粗糙厚笨，实则古风犹存，加上文人画师在其上作相得益彰之文人画，其别样的韵味就更加浓郁了。”

安徽黄山的晨欣先生是一位徽学大家，对徽州近百年来的人文人情耳熟能详。据晨欣先生考证，在清同治、光绪时期的徽州地区，此类盘子除了祭祀使用外，更多的是置于各家各户的厅堂之上。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家中都放有此类盘子用于观赏，当地人称之为“画盘”。另有研究者提出，一些形体适中的盘子可能作为文人雅士放在书案

上盛放食物的一种用具，一边读书，一边品尝瓜子、水果之类的东西，此类盘子当时可能作为一种文房用具来使用。时下，也有的收藏者把那些特别小巧的盘子称之为“笔舔”，看起来也有一定的道理。本书依晨欣先生之说，把这种流行于同、光年间极具文人氣息的浅绛彩瓷盘称为画盘。

自收藏研究浅绛彩瓷以来，本人对画盘也情有独钟：一是喜欢她韵味别致、造型多样；二是创作此种器具的画师多为中早期浅绛画师，画意较好；三是价格较低，工薪族尚能承受。几年来，共觅得画盘100余块。在这些盘子上，中国画的三大传统画科山水、人物、花鸟都能见到。浅绛彩瓷三大宗师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的作品比较鲜见，而程言、俞子明、任焕章、汪藩、汪章、罗暘谷、江栖梧、周子善、陈子常、徐善琴、梅峰樵、汪友棠等浅绛彩瓷绘大家的作品存世较多。

除画意精美之外，造型别致也是画盘的一大特点。除了熊中荣先生列举的椭圆、六角、八角、菱形、荷叶形外，还有罕见的寿桃形、树叶形，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

令人惋惜的是，这种浅绛彩画盘的流行时间非常短。从本人收集的画盘看，大都集中在光绪中早期。光绪晚期以后，此种器型大为减少。到民国年间，除了部分高足果盘延续了画盘的形状外，传统意义上的画盘已难觅踪影。这可能与工艺的进步和人们的审美习惯有关。传统的供盘多为手工制作，生产效率低下，而机器拉坯成型的圆盘成本相对较低，再加上民国以后人们更喜欢造型简洁的圆盘，画盘不得不悄然退出瓷器的大舞台。

作为一种实用兼陈设器具，画盘上的文字和其他器型相比相对较少，在瓷板、琮瓶上常见的赠贺款在画盘上少见，题款中的诗句也只是偶尔见到。这不但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同时也降低了其自身的文韵风味。但和其他器型不同，画盘的背面和底沿多绘有松、竹、梅等图案，又给画盘增添了几分雅致。

目前，程门、金品卿、王少维、胡友依、程友石等人创作的这种半高足画盘未见面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为了增加本书的可读性，笔者收录了上述画师的部分其他类型的盘子作为补充，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读者谅解。

作为浅绛彩瓷器中存世数量较少的一种器型，浅绛彩瓷收藏界对画盘的认识还处于朦胧阶段，但这丝毫不能降低画盘自身内在的魅力。这本小册子算是抛砖引玉吧，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浅绛画盘的。

陈树群

2013年3月写于河北滦南古香室

目录



QIANJING HUAYAN PINTUAN

天
清
画
卷
图
案

24

烟云寄兴笠道人



程门花鸟盘 29
程门方盘 30
筱园珍藏山水盘 31

01

没落官窑的艺术家



周友松山水盘 09
罗咏谷花鸟盘 10
罗咏谷山水盘 11
金品卿素心自守花草盘 12
金品卿花鸟盘 13
李蕴辉花鸟盘 14
徐照花鸟盘 14
方廷辉山水盘 15
方廷辉人物盘 16
徐善琴山水对盘 17
鲍小竺花鸟盘 18
焦佩兰山水套盘 19



32

潇洒出尘话程言

- 程言印盒 35
- 程言花鸟盘 35
- 程言燕山五贵盘 34



36

百花齐放竞芳菲

- 江栖梧花鸟盘 39
- 寿桃形花鸟盘 40
- 蒋玉卿人物盘 41
- 蒋玉卿叶形盘 43
- 蒋玉卿山水盘 44
- 蒋玉卿松鹤长龄盘 44
- 许品衡花鸟对盘 45
- 汪章山水对盘 46
- 北臣花鸟盘 48
- 江子玉博古清供对盘 49
- 汪友棠花鸟盘 50
- 梅峰樵花鸟盘 51
- 无款鸂鶒小盘 53
- 宝文山水盘 53
- 罗炳荣花鸟盘 53
- 方秀芝人物盘 54
- 小山花鸟盘 55
- 省山花鸟盘 56
- 黄小山花鸟盘 56
- 家瑞花鸟盘一对 57

58



烟水烟山烟树昏

- 汪藩山水盘 61
夏启山水盘 61
小龙山水盘 62
辛甫山水盘 62
昌江款山水盘 63
熊松山水盘 63
邹玉辉山水盘 64
邹玉辉山水对盘 65
王昭明山水盘 66
钩山水盘 68
许瑶阶山水盘 68
胡家传山水盘 69
董少甫山水盘 70
王岐山水盘 71
王岐山水对盘 72
周子善山水对盘 73
程焕文春江把渡山水五件套盘 74
暮唐山水盘 76
李东泰山水盘 77
陈子常山水盘 78
天清地浊盘 79

86



儿生修得到梅花

- 徐善琴花鸟盘 86
郑初山人物盘 87
汪章梅花盘 88
朱少泉花鸟盘 89
周子善花鸟盘 90
菜竹园主人自制花鸟盘 91
俞子明仕女读书盘 92
俞子明六件套盘 93

80



一片冰心比玉清

- 程友石文字盘 84



96

— 衰烟雨任平生

- 汪照黎垂钓鱼盘 96
 汪照黎人物盘 97
 汪照黎仕女读书盘 97
 汪照黎农事图盘 97
 余履昌垂钓盘 98
 严子陵垂钓盘 99



100

浅绛彩瓷的价值取向

- 王少维山水高足盘 104
 任焕章山水盘 105
 黄铭光山水盘 106
 岚翠映纱窗山水盘 106
 文轩花鸟高足盘 107
 陆清标山水对盘 109
 熊松山松鹤延年盘 110
 熊松山花鸟盘 110
 孙吟香花鸟盘 111
 程鉴山水盘 112
 修竹花鸟盘 112
 秀山花鸟盘 112
 邹文藻花鸟盘 113
 邹振岚花鸟盘 114
 余子和花鸟盘 116
 珠山造花鸟盘 117
 程松石山水花鸟盘 118
 程桂生花鸟盘 118
 洪宜花鸟盘 119
 胡森甫花鸟盘 119
 胡孔规花鸟盘 120
 汪藩人物盘 121



122

浅绛画师小词典



没落官窑的艺术家

——晚清御窑厂画师与画盘初探

御窑厂是明清两代为供应宫廷所需瓷器而设的机构，明洪武年间始设于江西景德镇。明代一般由宦官充任督陶官，清初由工部、内务府派员，或由江西巡抚主管。乾隆以后，以樵九江关使管理，并以饶州同知、景德镇巡检司监造督运，遂成定制，所产瓷器称“官窑器”。在同治以前，御窑厂画师的作品几乎全部是程式化的作品，瓷器上除了皇帝的年号款外，作者资料微乎其微。1866年，同治御窑厂重建后，一些御窑厂画师开始独立创作作品，诗、书、画、印齐全的墨彩、浅绛彩作品开始出现，一股清新之气随之吹进了彩瓷行业。但御窑厂画师有多少，都姓甚名谁，由于资料的匮乏，至今没有一份权威的定论。2002年，赵荣华先生在《御窑画师与浅绛彩》一文中列出了一个十几人的名单。但这个名单出炉以来，争议一直不断。王少维、金品卿为同、光御窑两支笔，在浅绛研究界已成共识。但是否有其他御窑厂画

师画过浅绛，则众说纷纭。有研究者认为，是同、光年间御窑厂画师催生了浅绛彩瓷，并有一批御窑画师在为皇家创作之余从事浅绛彩瓷创作。也有研究者坚定地称除“金、王”之外，没有其他御窑厂画师画过浅绛，所谓的御窑厂画师只是捕风捉影之说。2006年11月，在第六届文人瓷画（黄山）研讨会期间，国内浅绛彩瓷的研究权威晨欣先生和我交流时提出，一切观点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这是浅绛彩瓷研究的根本。晨欣先生的观点我非常钦佩。近几年来，因编辑《浅绛百家》一书，接触了大量的浅绛彩瓷实物，并多方查阅资料，对陆续面世的一些浅绛彩瓷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在收集画盘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早期浅绛彩瓷画师都创作过画盘，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现对有关同、光御窑厂和御窑厂画师的资料整理如下，敬请方家指正。

一、文献记载

关于同、光御窑厂的记载，目前公开的文

献较少。从现有的历史文献看，同治御窑厂恢复后，状况很是不好。同治九年六月初七日，江西巡抚刘坤一有一份陶务奏折，内容如下：奏为景德镇窑务缺乏良工，以致烧造瓷器未能如前精细，据情代奏，仰祈圣鉴事。窃据九江关监督景福详称：准造办处办理绣活处咨开，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事处杨长春传旨：‘所有前次九江关监督景福解交大婚礼瓷器等项，共一万零七十二件，均烧造粗糙，不堪应用，著传知该九江关监督景福照数赔补。各项瓷器，总要端正，毋得歪斜，其里外花釉以及颜色，均著烧造一律精细鲜明，勿使稍有草率。仍著景福赶紧办理，照数赔补，迅即解京。钦此。’跪读之下，莫名惶悚！查景德镇地方，迭遭兵燹，官民窑厂，停歇十有余年。同治四年始经前署监督蔡锦青开厂烧造，老匠良工散亡殆尽，配制颜料，多半失传，新匠不惟技艺远逊前人，即人数亦较前减少。凡有一长之匠，俱已募入官窑，物以少而见珍，工值转为增贵，限于时势，不得不暂为将就。所幸连年均系按例大运暨传办常件，尚无新奇花样，加谨摹仿，得以无误。六年六月，准内务府绣活处移知，上传预备皇后前需用瓷器活计共圆琢器一万余件，限七年内烧齐解京，尽系彩画填黄釉者，工作较细，花样亦新。明知厂内工少技疏，恐难合式，本欲先事据实奏明，特以事关大婚吉礼，开亿万年瓜瓞之祥，景福恭逢盛典，理应勉兴工，何敢稍存畏难之心琐屑陈渎。当即传集各匠，竭力讲求烧造，时阅三年之久，始克竣工，于七、八两

年陆续解京验收。兹以未能鲜明精细，奉旨照数赔补，自应钦遵赶办，随即束装赴厂，飭令工匠赶紧加工烧造，不得延误；并许加给赏项，以期踊跃从事。当据各工艺禀称：匠等虽系小民，亦各天良具在，频年厚受佣值，供役官窑，承办上用瓷器，实已竭尽技能，无奈窑厂停歇多年，诸事多失传授。后来学习，艺劣人稀。前次添造大婚礼瓷器，件数既多，填黄尤非素习，彩画事在釉后，颜色易于鲜明，填黄又在彩画之后，花间隙地，均须密填，轻重难期匀称，花色每为黄釉侵盖。加以窑内火逼烟熏，釉轻则露地，釉重则含包，烧造粗糙，颜色晦暗，胥由于此。委属限于技拙，非敢掉以轻心。目前项瓷器计万余件，每造一器，必先造坯胎数件，从中选取。今若概行另办，非烧造数万件不能选择如数。前历三年，尚属粗糙，倘再迫以期限，诚恐坯胎不干，窑火参差，万一更不如前，匠等获咎愈重。自知止此手艺，与其徒费工料，仍滋贻误，曷若预为禀明’等语。景福面问再三，众口一词，似非虚语。伏念大婚吉期伊迩，照数重加烧造，势必赶办不及，且亦无从另选良工。可否邀免补造，抑或飭下造办处将前解大婚礼瓷器，择其尤为粗糙不堪应用者，提出若干件，开单发下，庶件数较少，俾得加工精造，借赎前愆之处，出自逾格鸿慈，并请将景福先行交部议处，以示惩儆”等情，详情代奏前来。臣复加确核，均属实在情形，理合恭摺代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从这份奏折看，在同治末年，御窑厂在

人力、物力方面都非常匮乏。这就决定了御窑厂画师不可能个个画意高超，而是从社会上招募了大批有一长之匠。最近，有研究者发现，同治御窑厂重建时，从徽州招募了一批画匠，这批画匠中很多人都深得中国画的精髓。所以，同、光御窑厂画师中有一部分是受过传统中国书画熏陶的，这些人初始画瓷时可能生疏些，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其深厚的绘画功底便在瓷器上崭露头角了。从刘坤一的奏折中，我们虽看不到御窑厂画师的名字，但从每年烧造瓷器的数量看，御窑厂理论上应拥有大批的画师，起码以百名计，只是分工不同。但御窑厂画师都有哪些人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工程，需要很多人长期地研究下去，仅靠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办到的，除非意外地发现一份御窑厂工匠花名册。

二、实物发现

近几年，随着浅绛彩瓷收藏的不断升温，国内一批沉淀的浅绛彩瓷精品纷纷浮出水面，同时，也有部分精品从海外回流，为浅绛彩瓷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过去我们说谁是御窑厂画师，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作品上“作于珠山厂、珠山官廨、珠山官舍、珠山公舍”等落款推断的，今天我们从某些器物上的落款中和其他途径得到的信息更加丰富。先说一下金、王、程三大家。金品卿，《黟县志》、《景德镇陶瓷史稿》、《黄山画人录》都明确记载其在景德镇御窑厂绘瓷，刘新园先生在调查时也得出了品卿、少维为御厂两支笔的结论，其多件作品署款作于珠山官廨，而且有“大清光绪年制”官窑款作品存世，金品卿御窑厂画师的身份已无可置疑。王少维的身份也是没有争议的，这里我着重说一下他的籍贯。所有资料都记载王少维是安徽泾县人，但“吴门少维”、“吴人王少维”、“三吴王少维”的落款曾引起人们许多猜想，过去我也怀疑泾县说是否正确。在编辑《浅绛百家》的过程中，我找到一份泾县厚岸老街的解说词，茅塞顿开。厚岸老街作为王稼祥的故乡已列入红色旅游景点，解说词中明确写明清末老街出过御窑厂著名画师王廷佐。另外又从一份权威学报上一篇关于吴语的研究论文中得知，泾县厚岸方言属吴语中的石泾小片，所以，王少维笔下的吴门、吴人这些字眼确实代表了他的籍贯，是从他的母语而来的。

